

从《红楼梦》看文学经典承传

李开玲

(盐城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盐城 224051)

摘要:经典本身的魅力是其得以承传的第一推动力。《红楼梦》以其寓言象征表达了作者对自己、对人间世的叩问,在叩问中向生命质疑其价值、意义、目的、来路、过程、去向及生命的美丽、丑陋和悲怆,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和归宿,体现出作者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拯救之愿,因而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红楼梦》自问世以来波谲云诡的遭遇和至今不衰的魅力至少可以展示经典传承的诸构成要件,它以经典的范式对人生有所叩问和承载,从人生价值的启悟和提升中走向超越且历久弥新,引导读者从悲悯的观照中提升生命的境界,珍视情性和精神的自由,超脱凡庸,从而直指生命的真谛。

关键词:文学经典;传承;第一推动力;《红楼梦》;魅力;要素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3-0051-06

考察文学经典的产生和承传,有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因素。人们认为,“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1]。这三种人的选择固然是经典产生和承传的重要条件,欧美学术界亦有从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文学接受等角度对经典产生的理论阐释。但本文认为,经典本身的魅力是其得以承传的第一推动力。对此,哈罗德·布洛姆的观点是:“作家、艺术家、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性,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2],这里,布洛姆把经典自身的魅力作为经典之所以能够传承的第一推动力,这是文学的精神,也是科学的精神,即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动”。尽管文学经典承传的推动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出版政策、媒体推动、意识形态的介入、阐释者的介入等,但这些因素从来也不能够取代经典自身的魅力。它和科学一样,“是普适的,独立的,自身就是自身的主宰”^[3]。因此,讨论经典之承传,经典自身的魅力要素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我们也许不能穷尽它,但仍然可以接近它。

“魅”字从鬼,有其神秘和难以言说性。不过

它是一种场的存在,我们一旦进入这个场域,便被它笼罩,为之深深吸引,不管你是否清楚原因何在。在此我们以《红楼梦》为个案兼及其他,尝试讨论经典的魅力要素之构成。因为作为经典的《红楼梦》,在中国实在是一个奇异的存在,简直就聚集了文学所能遭逢的一切。

一、叩问和承载

研究文学经典之魅力,不管它以怎样的形式言说和言说什么,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作者基于对生命的沉思、人类生存处境的洞烛幽微而借助作品所进行的言说。此言说的人文价值意义关乎作者和读者的人生思考和生命叩问,“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在此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它既是作者的视域,也引领了读者的视域。在此意义上,“它所凝聚体现的人文价值意义是既永恒又常新的课题,每一时代的人都须面对主体自我的生存意义这一根本自我意识问题,……彼时彼地与此地此地不同个性的人文意义诠释与沟通,既是同一性质真善美意义境界的继承流传,又是真善美意义境界经由不同个性历史形态的诠释而丰富发展的过程。”^[4]凡经典,必须对人类的根本问题、人文意义、真善美的追求有

收稿日期:2012-12-22

作者简介:李开玲(1957-),女,江苏扬州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所承载、叩问甚至拷问,方能扎根厚重,避免肤浅的流俗而通向崇高,这是文学经典传承的目的所在。正因为此,任何对经典的背景分析都不能取代原文本的阅读,这是一个读者与作者同呼吸、共经历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个过程,读者才能与作者沟通,参与对文本的诠释和叩问。我们在莎士比亚的悲喜剧中,能无所不在地感知生命的欢腾、欣悦和悲凉:《仲夏夜之梦》的爱情游戏使多少人欣然而笑,哈姆莱特的著名独白“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曾唤起多少人的生存反思,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苦苦纠缠人类的生死大问。在托尔斯泰笔下,每一个聂赫留道夫,都是作者对自身某个侧面的反思和叩问;《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彼埃尔、娜塔莎的许多沉思、对话都是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在进行生命的沉思;在安徒生童话中,生命的美丽、忧伤和无奈是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这些追问和反思中,作家们与其说是在创作,读者们与其说是在阅读,毋宁说是作家和读者在创作和审美中共同承载,在承载和担当中向生命质疑其价值、意义、过程、来路、去向以及美丽、丑陋和悲怆,“作者对这种痛苦的体验,则使其能升华出最广大意义上的人道精神,品性磨砺得圣洁高尚,心灵宽厚广博,成为该时代人类良心的最高体现”^[5]。正是这种体验中的升华,能使不同个性形态的诠释成为可能。在最黑暗的时代,人类的良心虽然蒙尘、受屈甚至受辱,但从未彻底泯灭,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一个文学作品其精神如能有所担当,则有所呼唤和吁求,就具备了走向经典的初始条件。

如同物理学、数学的最高境界指向哲学一样,文学所通向的目标也并不是纯文学,它更与哲学和生命相连。凡经典,其所描述的可能是个人的、局域的、一定时空的,但其承载却必定是共时的、人类的、能够回响在亘古时空。当李后主词从一己之痛上升为全人类之痛时,方始具备能担荷人类罪恶的普遍意义^[6]¹⁴。文学经典之思,必已从一己之思、一己之求上升为全人类之思、全人类之求。这里特别应强调的是:经典固然是有深度、有高度的,但其深度、高度必不仅仅是局限在某种人群(例如所谓文化程度高的人们),而必须覆盖于整个大众,使稍具文化认知能力的人便能阅读和欣赏,即所谓雅俗共赏。我们从巴尔扎克、契诃夫、普希金、海明威、塞万提斯、莫泊桑等构成世界文学经典序列的创作中不难看到,凡经典,必具备

普世价值,其受众必定是广泛的,能引起普遍的而不是少数人的感动和共鸣,这是经典魅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或云经典本身又是去经典的,它并不自置于庙堂之高,而愿在江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感受息息相通。

如何才能达到这一境界?考察《红楼梦》之创作过程,人们发现,《红楼梦》能够独立苍茫决非偶然,其创作过程充满了孤独、艰辛和悲凉,甚至浸透了血泪。我们虽已无从知晓曹雪芹在写作时种种纷纭的心境,它们已随作者随风而逝。但通过《红楼梦》的阅读,能感知经历了生命之大起落的曹雪芹在繁华落尽,惟有贫穷、寂寞凄凉相伴时,是此书的写作成了联系曹氏与这悲凉世界的最后纽带,或许还是曹氏在落寞凄凉中生存的唯一理由。作者将毕生的生命体验和才华投入创作,才使《红楼梦》超出了一般作品的高度而提升至中国古典小说所罕至的哲学的境界。作者真正无法消释的,是生命无边的伤痛与荒凉和由此造成的焦虑、对存在的怀疑。在这种忏悔与怀疑中,作者发现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7]¹²。就在此愧悔交加的心境下,才有作者对中国千百年来的乾纲独振进行反思,公然标举女尊男卑的思想和对传统功名事业等的种种颠覆。故作者在第一回首先将自己的痛苦诘问向读者沉痛而坦诚地道出,昭示了自己的大悲愤、大怀疑之后的大觉悟,将生命定位于《红楼梦》的写作,“绳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得润人笔墨”^[7]¹¹,这很象司马迁权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后,在极度的悲愤中,让生命在《史记》中高扬;也很象屈原仰首而作回荡千古的“天问”。曹雪芹以世人看来无比凄凉的生存境况投入了无比丰富、无比绚烂、独具深度和高度的文学创作,以此承载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并在此承载中叩问生命的价值及存在意义。对此时的曹雪芹而言,艺术“是苦难的救星,它通往那一境界,在那里,苦难成为心甘情愿的事情,闪烁着光辉,被神圣化了。苦难是巨大喜悦的一种形式”^[8]¹⁵⁰。尼采所愿读的是血写的文字;王国维所乐闻的,是征夫思妇之声,我们在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创作生涯里,不是也能发现类似的创作体验吗?要获得此体验,阅读或许是艰难的,但读者愿意流着泪

跟随作者深入浅出、浅入深出,从艰难的阅读中共同经历,重新发现,去体验人生的千般况味,这将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人生。

二、走向超越和历久弥新

文学经典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有所叩问和承载,还在于能够走向超越和历久弥新的生成。

普遍的阅读体验告诉人们,从文学经典所反映的内容而言,如果单是描绘、揭露、批判,即便是百科全书式的描绘也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完成了文学使命的一部分。经典在恰当的描绘中还须有所超越,它负有启迪和引导之责,能接引上天的晖光照临人世,这个职责一般作品难以企及,因为它不仅需要作者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见识,还需要对人类命运有所担当的博大胸怀和悲悯意识、拯救之愿,更需要作者在炼狱里受苦,“这种痛苦可视为世上极特殊的例外: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之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因其同极为困难而远大的认识相联而有其价值(同情本身价值甚小)。”^[8]¹⁶⁰⁻¹⁶¹尼采在此所强调的,是天才所遭受的苦痛较之一般人弥深弥巨,因为他以超人的卓见而洞烛幽微,平凡人的世俗追求为他所不屑,他的生命与更远大的认识、体验和感悟相连。我们在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那里不是也能看到这种从荒沙大漠中走来的伟大的苦痛吗?有此苦痛,还须具备非凡之洞见,方能将其升华。如果停留于苦痛的描绘和倾诉,尚在怨妇的境界,能超越之,则走向伟大。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评价李后主的词:“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6]¹¹可以移来论曹:小说至曹雪芹而独上高楼,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因为在他之前,小说的产生伴随着市民审美;在他之后,小说又常伴随着政治,意在揭露、批判,很少用来反观自身及人类的处境和归属,而能上升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和终极关怀的品位,从而走向超越。

生活于当下的人们,为种种欲望所驱,心灵已经蒙尘,常常忘记了追问生命的本源和意义,沉迷在物欲中难以自拔,忘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审美文化的一个重大职责,应是“提醒人们返回自己存在、生命本源的意思。”^[9]经典传承的意义在于保持生命和崇高的对话,拉开生命和庸俗的距离,帮助人们克服过度物欲化社会中的人生价值

观念的偏离^[10],思考和探寻“人活着究竟为什么?人凭借什么活下去?什么值得人舍命以求?”等重大问题,它们直指生存的真谛。文学经典之魅力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自于其超越的程度,即从人类的良心和使命的承载,超越小我,升华到全人类的良知和使命,其生命才能历久弥新。《红楼梦》决非如作者在书中虚幌一枪说是“茶余酒后”的消遣,其中自有真意存焉:即让读者跟随宝玉,观世俗之苦痛而追寻不为世俗左右,求取人的自身解放和超脱。其实,宝玉鄙视功名利禄而宁可优游大观园,其最大的理想是生命的自由、自觉、自适,让生命随性。宝玉深恨禄蠹的关键乃在于禄蠹们为了求禄而违背和斫伤天性。宝玉所守望的,实为情性。因此《红楼梦》继承了从《西厢记》、《牡丹亭》以来对情性的呼唤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天性的解放,是对千古以来束缚人们的功名利禄等世俗观念的超脱,它们曾经是中国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在此意义上,《红楼梦》为千古以来最清醒的反媚俗之作。曹雪芹通过宝玉追问人类的存在,追问生命的诗境,宝玉存在着,宝玉体验着,宝玉思想着,最后的拯救源于此。正是在文学经典深刻而动人的描绘中,我们痛感生命共有的幸福、苦痛和悲怆。人们通过作者眼界大而感慨深的描绘,感知作者的承载和超越,并借以烛照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跟随作者的导引,深思、仰望和猛省。不难看出,这是《红楼梦》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

经典的意义并非仅属于过去,经典的永恒不仅仅在于超越具体化的时间、空间,还在于它能在人的参与和观照下持续地涌现其新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呈现其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简而言之,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静止的过去,还在于能不断地生成。从《红楼梦》问世以来的遭遇可以看到,由于其自身的无限丰富和阐释空间的巨大,这个过程是动态的、生生不息的。从《红楼梦》研究者队伍包含专业学者、各种行业的业余人士之奇特而复杂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到,百读不厌并不只是重复人们喜欢的故事,而是在重读中有所重温、寻觅和发现。基于对生命的悲悯胸怀和拯救意愿,经典作品对永恒的关注能吸引人们不断回归,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有新的东西生成。尼采说:“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非一下子把人吸引住,不能作暴烈的醉人的进攻(这种美容易引起反感)。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

美,几乎不知不觉被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逢。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的心灵充满憧憬。”^{[8]156}。这就是经典不凡的魅力。许多人读《红楼梦》都有渐入佳镜的感受,被《红楼梦》渐渐渗透。这个过程其实反映出当今人日甚一日地耽于物欲,忘记精神时,精神却顽强地守望着我们的心灵。不仅如此,精神还会以各种方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它的存在。它在苦苦等待,等待我们迷途知返。《红楼梦》是这样一部书,李劫认为,其中凝结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11],而其超越意义又可引领全人类认识之,深思之,用曹氏给人类留下的风月宝鉴照见人间生命的美丽、丑陋与苍凉,进而进入灵魂的拷问。在此意义上,《红楼梦》是世界的,一切真正的经典也都是世界的。当我们阅读莎士比亚、安徒生、托尔斯泰……不是也有如是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吗?本文无意使用“超经典”等词,但认为真正的经典为数甚少,应该将经典和优秀、经典和某方面杰出、经典与流行等区别开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三、经典范式和形式凝铸

文学经典之为经典,不可忽略其自身意义表达式的经典性,能从伟大的抽象和伟大的现实性引向一个目的,体现极为娴熟而能达到启示的精神。与《三国演义》式的历史演义、《水浒》式的英雄传奇、《西游记》式的神魔范式不同,曹氏要写出一部跳出窠臼的大悲剧,为之找到了一个最为聪明的方式,即寓言式的整体象征。

寓言的构成要素包含以虚构的故事或陈述寄寓劝谕之旨。《红楼梦》借女娲补天的神话构造了一个无才补天的多余的石头幻形入世的荒诞故事。借此具有极大审美自由度的形式营造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时空,把读者带入预设的哲理希求中,从而构建了一个寓言象征的世界。象征本指有限形式对于无限内容的直观显示^{[12]210},这种含义大于其本身的创作方式能从有限达于无限。《红楼梦》从宏观到微观娴熟地运用了这个古已有之的创作方法。从微观上说,作者让宝玉衔玉而生,玉者,欲也,通灵宝玉是贾宝玉随身携带的有象征意蕴的符号,玉在人在,莫失莫忘,它使宝玉从形象而抽象;从宏观上说,其整体设计就是一个象征,从女娲补天之神话落笔,通过一块多余的通灵石头由一僧一道携入人世,经历一番,最后到

太虚幻境销号而完成故事。其间,宝钗与金锁、黛玉与眼泪、紫鹃与啼血杜鹃……无不携带着具有象征意蕴的符号参与构建。而《红楼梦》的宏大叙事则被作者巧妙地纳入了寓言式的整体象征,在最为普遍的生活场景的描述和铺排中呈现了最高的人生启悟。人们看到,小说写了贾家又不仅仅限于贾家:贾者,假也,虚拟也。与之相映的还有江南甄家:甄者,真也。假假真真,真假相映,作者是从整体上隐喻了我们所栖身的这个世界,在这里,集中了人类的欲望和虚妄,因而这个寓言又具有本体象征的意蕴。

应该说,以寓言形式创作并不是由曹氏始,中国的寓言象征由来已久,从上古神话、先秦诸子著作到民间流传的故事,直到唐代传奇、明清小说,深深浸染了寓言的痕迹,它们已积淀为民族心理定势。寓言形式实际上是人类智能的一种表达式,将要阐述的道理寓于一个看似怪诞的小故事中,起到象征、讽喻劝戒的作用。现代艺术家仍在娴熟地运用这一古老而仍新的方式,以当代意识对之进行改造,从《变形记》到《百年孤独》象征了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生存状态和民族、人类的集体深层心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借之进行了宏观的构架,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太虚幻境和无处不在的“虚”、“幻”、“梦”等苦心孤诣地重新创生,以最大程度地承载小说的神圣使命。

在人类生活中,有些问题是恒久的,因而文学艺术有所谓永恒的主题。例如生命的追问、生存的反思、婚姻、爱情、家庭、事业、友谊、幸福等等,它们在文学艺术中叠加为交响乐,绵绵不绝地回响在亘古时空。经典作品往往从不同程度、不同方向指向这些永恒的问题而发人深思。《红楼梦》的经典意义并不在于人们曾经言之凿凿的描写中国历史的某一段,揭露之,批判之,哀叹之。固然其中确有许多场景描绘和展现了那个时代,但从女娲炼石补天直写到石兮归来,其寓言式的总体构思却分明表示作者宏观的超越,是以极为真实具体的描绘上升为一篇象征人类命运的大寓言,甘兮辛兮,其中有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而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或为作者不愿就实,唯愿就虚的特意的处理,借此向代代无穷已的世人发出黄钟大吕式的叩问和警醒。如果今人于悟历史并没有随时间没入永久的过去,如果愿意从过去得到警示,当从这个寓言式的整体象征直抵深刻的哲理精髓,《红楼梦》的哲学精神之魅力来源

于此。

德国美学家阿多诺说过,“在奥斯威辛后写诗是野蛮的”,因为“以旁观的姿态面对人类的苦难的人类之‘诗’及其诗人实在是虚伪的,因此也实在是野蛮的”^{[13]2},然而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我国美学家潘知常认为,“奥斯威辛”不仅“意味着罪恶,而且意味着契机:人性自觉、审美自觉和美学自觉的契机”,犹如现代中国人的人性自觉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他认为,“苦难必须见证,才能为人所知,审美活动正是这样的见证,苦难本身并非悲剧,只有对苦难一无所知才是悲剧”,因此,“为了走出奥斯威辛,我们必须进入审美活动,必须去写诗,因为——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13]10}持此以观作为寓言的《红楼梦》,亲历了苦难的曹雪芹以其天才、道德和悲悯情怀又将此见证升华到人类生存的高度。如果在世界全球化的视野中加以审视,人们发现,经济作为杠杆已撬动整个世界摇摇欲坠,困扰人们的问题已从温饱走向心灵。当前的种种问题如战争、疾病、生态等最终指向的仍然是人的根本问题。《红楼梦》所关注的正是人本身,它以彻头彻尾的悲剧形式让主人公在经历了大繁华、大苦痛后走向大超脱。从全书情境看,作者设置由春至夏,到秋到冬的步移景换,似乎逐次打开了人类历史由盛到衰的全过程,由此看到了人类的苦难、罪恶的渊薮。它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自我的完善和对生物性的超越,引导当代人反思生存的意义和方式,追寻生命的目的。余秋雨在《艺术创造工程》中论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分,艺术家们一只只颤动的手在写作、绘画、谱曲,这正是人类的历史和将来、个体和群体高度溶合的时刻。纷扰的现代生活需要有这些宁静的夜晚,需要有这一只只颤动的手来提升精神、慰抚灵魂。这些贯通古今、囊括方圆的手,正合力铺排着一个个隆重的精神典仪,引渡人类走向健全和永恒。”^{[12]7}在世界视野中,曹雪芹以其不朽的《红楼梦》隆重参与了此精神典仪的铺排。悲悯,应该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情感诉求。从此出发,打灭凶恶之心、节制贪婪之欲,珍惜精神和自由,求得拯救。我们的物质家园需要拯救,我们的精神家园更需要安顿;我们的邻人需要拯救,我们自己也需要拯救。

为了完美地表述这个具有本体象征意义的寓言,曹雪芹以其深厚的艺术素养动用了几乎是代

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的技法写作《红楼梦》。对此前人已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概略地说,《红楼梦》凝铸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经典范式:

1. 寓言象征范式:继承从《山海经》以来中国久远的神话寓言传统,以一个不避荒诞的外部故事直指哲理内涵,进而寄寓自己的人生哲学思考和美学追求。此范式使伟大的现实描绘升华为伟大的抽象,在最为普遍的生活场景的描述和铺排中呈现了最高的人生启悟,体现了极为娴熟而能达到启示的精神,使小说具有了博大精深的哲理品格。

2. 古典美学范式:动用中国古典美学中一切可能动用的原素:从文体而言,诗词曲赋甚至谜语靡不毕备,且有机地构成了小说的主题揭示和人物刻画;从人物描写而言,诗词谜语、环境布置、谐音、暗寓、白描、重彩、点睛、心理描绘皆有效地展示了人物性格、命运;从意境而言,含蓄与明朗、特写与景深、阔大与幽微层层开掘;从修辞而言,象征、比喻、谐音、拟人、拟物、用典、夸张无不恰当运用;……此范式使《红楼梦》形式意韵美伦美奂。

3. 话本小说范式:使用话本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和结构特点,其波澜起伏和悬念设置、情节推进、布置环境气氛、烘云托月、草蛇灰线、春秋笔法之微言大义、太极章法、气势、神韵等叠加,……此范式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习见形式。作者以深厚的艺术功力将哲理意蕴、情节构架、人物性格、命运等巧妙地组织进章回,使小说环环相扣、节节相因、交缠纽结、波谲云诡地推进情节。触处是景,步移景换,情景相生,美不胜收。

作者天才的造诣不仅仅在于形式的运用自如,更在于将其水乳交融于宏大构思和叙事中,其创新意义在于对传统写法的打破,前人之述备矣。阅读《红楼梦》就象经历艺术的大观园,循作者前五回之引导,能直觉而印象地把握全书的整体构想。这个构想效果之卓越,以至于作者虽因泪尽而没有写完全书,读者还是可以依据前五回之纲大致把握其“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续书虽多,人们只愿接受沿悲剧构思发展而来的悲剧结局,而不能接受兰桂齐芳,因为读者早有了一个得自于作者预设的结局,这个结局虽不具体,显得云山雾罩;但它又是如此清晰,任何不和谐音都能被读者从直觉上辨认出来。这种不圆满之圆满,是说不尽的《红楼梦》之魅力的又一原因所在。

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和经典范式的表达使《红楼梦》独具原初的苍茫和混沌、梦的恣肆和超脱、情的美丽和清纯。从宏观而言,这种构思几乎模仿了宇宙创生的最高方式。作者以此把读者从情感的经验带入了哲理性的探求,读者因而愿意经历极端的不快,艰难的愉悦,更有极度的伤心。如果哲学是爱智慧,文学则是爱情感,爱心灵;哲学经典之艰难愉悦诉诸理性,文学经典之艰难愉悦则诉诸心灵的共振。读者在接受中感知、体验、经历、开悟。如此,作品所提出的人文问题因具有表达的典范性而“成为跨时代、跨民族的人文精神交流对话的文本对象”^[4]。当一个作品以完美的经典范式表达了对生命的沉思、人类生存处境的

洞烛幽微而有所承载和叩问,基于作者的悲悯情怀和拯救之愿又有所超越和升华,且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呈现其存在的各种可能而历久弥新时,则文学经典的魅力要素具备,经典承传的第一推动力产生。经由出版、媒体、学术权威、批评家、意识形态等第二、第三推动,文学经典的承传就成为可能。对于携带着种种生之迷茫的现代人而言,《红楼梦》的娓娓言说能引领读者重新关注和思考人类生存的普遍境况,帮助读者离开尘嚣,回到曾被忽略的内心,珍视情性,倾听自我,直面生死,善用孤独,增进自我的内在成长,对芸芸人类、大千世界心存悲悯之心和拯救之愿,从而保持了恒久的人文对话的语境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王宁. 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铸[J]. 天津社会科学, 2003(1): 96-102.
- [2] [美]哈罗德·布洛姆. 西方正典[M]. 江宁康,译. 南京:江苏出版集团, 2005: 412.
- [3] [美]刘易斯·托马斯. 细胞生命的礼赞[M]. 李绍明,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3.
- [4] 尤西林. 经典文本导读在大学人文学科教学中的地位[J]. 高等教育研究, 2003(5): 71-75.
- [5] 宋耀良. 艺术家的生命向力[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87.
- [6] 王国维. 人间词话. 人间词. [M]. 谭汝为校注. 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5: 160.
- [7] 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 第3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 [8]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熊希伟,译. 北京:华龄出版社, 1996.
- [9] 聂振斌,滕守尧,章建刚. 艺术化生存[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55.
- [10] 袁济喜. 当代中国美育的悲壮使命[J]. 学术研究, 2002(2): 83-87.
- [11] 李劫.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M]. 上海:知识出版社, 1995: 270.
- [12] 余秋雨. 艺术创造工程[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 [13] 潘知常. 生命美学论稿[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2.

On Classical Literature's Inheritance from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I Kai-ling

(The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Charisma of a classical literature itself is the first drive for its inheritanc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expressed writer's view on himself and the world with allegory and symbol, questioned their value, meaning, purpose, origin, course, direction as well as life's beautiful, ugliness and compassion, from which it reflected people's living state and destination clearly and show his great generous mind of salvation. That is the source of everlasting charisma. *Dream of Red Chamber's* experience can represent constituents of a classic's inheritance with its suffering and unfading attraction. The classical paradigm eventually focuses on both a question and an inheritance to life since its birth, heading from enlightenment and upgrade of value of life for transcending and refreshing as time goes by, which guides readers to understand life from compassion and treasures affection and spiritual freedom, freeing from the conventions, to seek the truth of life.

Keywords: literature classic; inheritance; the first driv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harisma; essential factor

(责任编辑:李 军)